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72





文庫11  
D303  
72

柳田泉文庫

48-11034

010190566116

明史卷三百五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總裁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恭子 保和 殿學士 兼詹事府 詹事 加 弘治 廷 奉 差

校修

宦官二

李芳

馮保

張鯨

陳增 陳奉 高淮

梁永 楊榮

陳矩

王安

魏忠賢

王體乾 李永貞等

崔文昇

張彝憲

高起潛



明史卷三百五

列傳



王承恩

方正化

李芳穆宗朝內官監太監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見信任初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躡官工部尚書修蘆溝橋所侵盜萬計其屬言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隆慶元年二月芳劾之時杲已削官乃下獄遣戍盡汰其所言冗員又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以是大爲同類所嫉而是時司禮諸閹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鰲山燈導帝爲長夜飲芳切諫帝不悅祥等復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閒住二年十一月復杖芳八十下

刑部監禁待決尚書毛愷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祥等益橫前司禮太監黃錦已革廢祥輒復予之王部尚書雷禮劾祥傳造採辦器物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工厥存留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罪祥而令禮致仕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戍法司不須聞納肅藩輔國將軍縉熿賄越制得嗣封肅王洪允貪肆內閣大臣亦有因之以進者三人所糜國帑無算帝幸太廟三人皆冠進賢冠服祭服以從爵賞辭謝與六卿埒廷臣論劾者太常少卿周怡以外補去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一 孫傳 二  
給事中石星李己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丞鄭履淳  
皆廷杖削籍三人各廢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獨久繫  
獄四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請宥  
芳乃得釋充南京淨軍  
馮保深州人嘉靖中爲司禮秉筆太監隆慶元年提督  
東廠兼掌御馬監事時司禮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適  
不悅於穆宗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由是疾  
拱及洪罷拱復薦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監者例不當掌  
司禮保疾拱彌甚乃與張居正深相結謀去之會居正  
亦欲去拱專柄兩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屬居正豫

草遺詔爲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柰何獨與中人  
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拱益惡保思逐之穆宗甫崩保  
言於后妃斥孟冲而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  
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寶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既掌  
司禮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勢益張拱諷六科給事中程  
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交章數其奸而給事中雒遵  
陸樹德又特疏論列拱意疏下卽擬旨逐保而保匿其  
疏亟與居正定謀遂逐拱夫初穆宗崩拱於閣中大慟  
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譖於后妃曰拱斥太子爲  
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迨



拱去保憾猶未釋萬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保欲緣此族拱與居正謀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許之踰日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鞠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敢鞠而罷會廷臣楊博葛守禮等保持之居正亦迫衆議微諷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肯者多因之以進慈聖太后遇帝嚴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

客用爲乾清宮管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帝罪已事詔令頒示閣臣詞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筆孫德秀溫太及掌兵仗局周海而令諸內侍俱自陳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時八年十一月也保善琴能書帝屢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所以待之甚隆後保益橫肆卽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而



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時引大體  
內閣產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進保使使謂居  
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玩好又能約束其子弟  
不敢肆惡都人亦以是稱之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  
任專國柄者由保爲之左右也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  
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爲保居正交關語言且數用計  
使兩人相疑旋復相好兩人皆在爵術中事與籌畫因  
恃勢招權利大臣亦多與通爵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  
詰其橫如此居正之尊情及杖吳中行等保有功焉已  
而居正死其黨益結保自固居正以遺疏薦其座主潘

晟入閣保卽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楨王國給事中王繼  
光相繼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內閣張四維度申時  
行不肯爲晟下擬旨允之帝卽報可保時病起詎曰我  
小恙遠無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  
難之擬廢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  
而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  
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爵大  
受等竊權如故然是時太后久歸政保失所倚帝又積  
怒保東宮舊閣張鯨張誠乘間陳其過惡請令閣住帝  
猶畏之曰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



入乃從之會御史李植江東之彈章入遂謫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從子邦寧並官都督削職下獄瘐死大受及其黨周海何忠等八人貶小火者司香孝陵曾與大受子烟瘴永成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是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爲張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爲言帝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驟貴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而其時錦衣都督劉守有與僚屬張昭龐清馮斯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隱沒得罪

張鯨新城人太監張宏名下也內豎初入宮必投一大璫爲主謂之名下馮保用事鯨害其寵爲帝畫策害保宏謂鯨曰馮公前輩且有骨力不宜去之鯨不聽既譖逐保宏遂代保掌司禮監而鯨掌東廠宏無過惡以賢稱萬曆十二年卒張誠代掌司禮監十八年鯨罷東廠誠亦掌之二十四年春以誠聯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姪皆削職治罪鯨性剛果帝倚任之其在東廠兼掌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而其用事司房邢尚智招權受賄萬曆十六年冬御史何出光劾鯨及其黨鴻臚序班尚智與錦衣都督劉守



有相倚爲奸專擅威福罪當死者八帝命鯨策勵供事  
而削尚智守有職餘黨法司提問給事中陳尚象吳文  
梓楊文煥御史方萬策崔景榮復相繼論列報聞法司  
奏鯨等贓罪尚智論死鯨被切責給事中張應登再疏  
論之御史馬象乾并劾大學士申時行阿縱帝皆不聽  
命下象乾詔獄以時行及同官許國王錫爵等申救象  
乾疏乃留中給事中李沂至謂帝納鯨金寶故寬鯨罪  
帝大怒言沂等爲張居正馮保報復杖六十削其官鯨  
亦私家閒住已而南京兵部尚書吳文華率南九卿請  
罪鯨而宥言者帝亦不聽尋復召鯨入給事中陳與郊

御史賈希夷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給事中徐常吉御  
史王以通等言益力俱不報最後大理評事維于仁上  
酒色財氣四箴指鯨以賄復進帝怒甚召申時行等於  
毓德宮命治于仁罪而召鯨令時行等傳諭責訓之鯨  
寵遂衰尚智後減死充軍

陳增神礦朝礦稅太監也萬曆十二年房山縣民史錦  
奏請開宗下撫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臺山  
還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  
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  
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遣官開礦時行等仍執



不可至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  
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  
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  
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  
營建之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其遺官自二十  
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卽命中官與其人偕  
往天下在在有之真保薊永則王亮昌黎遷安則田進  
昌平橫嶺涑水珠寶窩山則王忠真定復益以王虎并  
採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則趙  
欽山西則張忠河南則魯坤廣東則李鳳李敬雲南則

楊榮遼東則高淮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竦湖廣則陳  
奉而增奉敕開採山東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  
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瑞小監縱橫繹  
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  
下蕭然生靈塗炭矣其最橫者增及陳奉高淮二十四  
年增始至山東卽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帝爲逮問劄職  
益都知縣吳宗堯抗增被陷幾死詔獄巡撫尹應元奏  
增二十大罪亦罰俸已復命增兼徵山東店稅與臨清  
稅監馬堂相爭帝爲和解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增益  
肆無忌其黨內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全治等自江南



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撥金寶募人告密誣大  
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御史劉  
日梧具以狀聞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等阻塞鹽課  
帝俱弗省久之鳳陽巡撫李三才劾守訓奸賊增懼因  
獲得守訓違禁珍寶及賕銀四十餘萬聞於朝命械入  
京鞠治乃論死而增肆惡山東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  
死陳奉御馬監奉御也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荊州  
店稅兼採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奉兼領數  
使悉行威虐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  
骨伺奉自武昌抵荊州聚數千人謀於塗說擲瓦石擊

之奉走免遂誣襄陽知府李商畊黃州知府趙文煥荆  
州推官華珏荆門知州高則巽黃州經歷車任重等煽  
亂帝爲逮珏任重而謫商畊等官興國州奸人漆有光  
許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  
騰驥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  
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  
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許奏語多不讐請罷不治  
而停他處開竈不報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變南京  
吏部主事吳中明奏言奉嚇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  
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王生之女沈生



之妻皆被通辱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  
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支可大曲爲蒙蔽  
天下禍亂將何所底大學士沈一貫亦言陳奉入楚始  
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  
等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  
皆置不問奉復使人開穀城礦不獲脅其庫金爲縣民  
所逐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劾奉十大罪奉隨誣奏降  
應京雜職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  
可奉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邱宅推官何棟如緹騎逮訊  
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送之奉又榜列應

京罪狀於衢民切齒恨復相聚圍奉署誓必殺奉奉逃  
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  
可大護奉焚其轅門事聞一貫及給事中姚文蔚等請  
撤奉不報而御馬監監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稅亦奏  
奉水沮商舟陸截販賈徵三解一病國剝民帝始召奉  
歸而用一貫請革可大職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  
去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爲民所掠多與徒衛導之  
出疆楚民無不毒恨者奉至京師給事中陳維春郭如  
星復極言其罪帝不懌降二人雜職三十二年始釋應  
京歸之翰卒死當奉劾商畊等時臨清民亦譟而逐



馬堂馬堂者天津稅監也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鎗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昇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爲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倫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曰首難者我也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臨清民立祠以祀後十餘年堂擅往揚州巡鹽御史徐縉芳劾其九罪不問高淮尚膳監監丞也神宗寵愛諸稅監自大學士趙志舉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

譴以故諸稅監益驕而淮及梁永尤甚淮與陳奉同時採礦徵稅遼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淮誣繫諸生數十人巡按楊宏科救之不報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奉旨會勘卒不問淮又惡遼東總兵馬林不爲已下劾罷之給事中侯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謫先春雜職巡按何爾健與淮互訐奏淮遣人邀於路責其奏事人錮之獄匿疏不以聞又請復遼東馬市巡撫趙楫力爭始得寢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餘張飛虎幟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謁帝潛住廣渠門外給事中田大益孫善繼姚文蔚等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



命降人章欲何爲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皆  
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御  
史袁九臯劉四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乃淮  
不報巡撫楫劾淮罪惡萬端且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  
亦不報淮因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奏其妄帝  
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  
射獵發黃票龍旂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  
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又扣除軍士月糧三十六年四  
月前屯衛軍甲而謀誓食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復變  
淮懼內奔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孟陽逐殺欽使劫奪

御用錢糧二人皆逮問邊民益譁薊遼總督蹇達再疏  
暴淮罪乃召歸而以通灣稅監張粵兼領其事孟陽竟  
死獄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釋

梁永御馬監監丞也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陝西徵  
收名馬貨物稅監故不典兵永獨畜馬五百匹招致亡  
命用十戶樂綱出入邊塞富平知縣王正志發其奸并  
劾礦監趙欽詔逮正志煥死詔獄中渭南知縣徐斗牛  
廉吏也永責路筮斃縣吏卒斗牛憤恨自縊死巡撫賈  
待問奏之帝顧使永會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賢并劾  
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看待問永又請兼鎮守職



銜又請率兵巡花馬池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綠是帥諸  
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陝地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  
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顏指揮劉應  
聘諸生李洪遠等縱樂綱等肆為淫掠私宮良家子數  
十人稅額外增耗數倍藍田等七關歲得十萬復用奸  
人胡奉言索咸陽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斤麝香二十  
斤知縣宋時際怒勿予咸寧人道行遇盜跡之稅使役  
也知縣滿朝薦捕得之永誣時際朝薦劫稅銀帝命逮  
時際而以朝薦到官未久錫秩一級陝西巡撫顧其志  
盡發其奸且言秦民萬眾共圖殺永大學士沈鯉朱賡

請械永歸以安衆心帝悉置不報而釋時際勿逮復朝  
薦官會御史余懋衡方按陝西永懼使綱酖懋衡幾死  
訟於朝言官攻永者數十疏永部下諸亡命乃稍稍散  
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齎重寶輜輶盈路詐為上供  
物持劍戟弓弩結陣以行而永所遣人解馬匹者已乘  
郵傳先發九功等急馳欲追及與同出關朝薦疑其盜  
見九功等後至無驗邏兵與格鬪追至渭南殺數人盡  
奪其裝御史懋衡以捕盜殺傷聞永大窘聽樂綱謀使  
人繫疏髮中馳奏九功等各貢名馬金珠晴絲諸寶物  
而咸寧知縣朝薦承余御史指伏兵渭南遮劫之嚮君



章等誣以盜帝怒曰御史配無羔而朝薦代爲報復且劫貢物敕逮朝薦而令撫按護永等還京三十四年事也是年楊榮爲雲南人所殺初榮妄奏阿瓦猛密諸番願內屬其地有寶井可歲益數十萬願賜敕領其事帝許之旣而榮所進不得付一乃誣知府熊鐸侵匿下法司又請詔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言大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蕃柰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愈怙寵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詔獄已又誣劾雲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問百姓恨榮入

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至是怒指揮使樊高明後期榜掠絕筋枷以示衆又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於是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率寃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爲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士官大學士沈鯉揭爭且密屬太監陳矩劄示帝乃止誅世勛等而用巡撫陳用賓議令四川稅使邱乘雲兼攝雲南事當是時帝所遣中官無不播處逞兇者湖口稅監李道劾降九江府經歷樊國亮又劾逮南康知府吳寶季星子知縣吳一元降臨江知府顧起



淹山西稅監孫朝劾降夏縣知縣韓薰給事中程紹以  
救薰鑄一級給事中李應策等復救之遂削紹薰職巡  
撫魏允貞以阻撓罷去廣東稅監李鳳劾逮鄉官通判  
吳應鴻等鳳與珠池監李敬相仇巡按李時華恃敬援  
劾鳳給事中宋一韓言鳳乾沒五千餘萬他珍寶稱是  
吏部尚書李戴等言鳳釀禍致湖陽鼓譟粵中人爭欲  
殺之帝不問而敬惡亦不減於鳳採珠七八年歲得珠  
近萬兩其後珠池盜起敬乃請罷採山西礦監張忠劾  
降夏縣知縣袁應春又劾逮西城兵馬勅文龍江西礦  
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饒州通判陳奇  
可諭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饒縣勘礦洞知縣李  
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渴憊而歸乃整  
鴻罷其官橫嶺礦監王虎以廣昌民變劾降易州知州  
孫大祚蘇杭織造太監兼管稅務孫隆激民變遍焚諸  
札委稅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福建稅監高宗薦布政  
使陳性學立擢巡撫居闈十餘年廣肆毒害四十二年  
四月萬衆洶洶欲殺宗宗率甲士二百餘人入巡撫袁  
一驥署露刃劫之令諭衆退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  
純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釋一驥復拘同知陳牙於署者  
久之事聞帝召宗還命出牙而一驥由此罷他若山東



張昇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爲民害迨帝崩始下  
遺詔罷礦稅撤諸中使還

陳矩安肅人萬曆中爲司禮秉筆太監二十六年提督  
東廠爲人平恕識大體嘗奉詔收書籍中有侍郎呂坤  
所著閨範圖說帝以賜鄭貴妃妃自爲序鈔諸本時國  
本未定或作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大指言貴妃  
欲奪儲位坤陰助之并及張養蒙魏允貞等九人語極  
哀誕論三年皇太子立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  
自朝房至敷成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  
竝議言貴妃與大學士朱廣戎政尚書王世揚三邊總

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  
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結謀易太子其言益妄誕不  
經矩獲之以聞大學士賡奏亦入帝大怒收矩及錦衣  
衛大索必得造妖書者時大獄猝發緝校交錯都下以  
風影捕繫所株連甚衆之頑欲陷錦衣指揮周嘉慶首  
輔沈一貫欲陷次輔沈鯉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屬矩矩  
正色拒之已而百戶蔣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師無  
賴人也嘗僞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  
脅國泰及繼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訊不承妻妾子弟  
皆掠治無完膚矩心念生光卽寃然前罪已當死且獄



無主名上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禮部侍郎李廷機亦以生光前詩典妖書詞令乃具獄生光坐凌遲死鯉正域嘉慶及株連者皆賴矩得全三十三年掌司禮監督廠如故帝欲杖建言參政姜士昌以矩諫而止雲南民殺稅監楊榮帝欲盡捕亂者亦以矩言獲免明年奉詔慮囚御史曹學程以阻封日本函關白事繫獄且十年法司請於矩求出矩謝不敢已而密白之竟得釋餘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賜祠額曰清忠自馮保張誠張鯉相繼獲罪其黨有所懲不敢大肆帝初惡其黨盛有缺多不補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帝

常膳舊以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宮管事牌子常雲獨辦以故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惟四方採權者帝實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尋致禍亂云  
王安雉縣人初隸馮保名下萬曆二十二年陳矩薦於帝命爲皇長子伴讀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搆皇長子過安善調護貴妃無所得挺擊事起貴妃心懼安爲太子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帝大悅光宗卽位擢司禮秉筆太監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書舍人汪文言言勸帝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大學士劉一燝給事中楊



漣御史左光斗等皆重之初西宮李選侍怙寵陵熹宗  
生母王才人安內忿不平及光宗崩選侍與心腹閹李  
進忠等謀挾皇長子自重安發其謀於漣漣偕一燦等  
入臨安給選侍抱皇長子出擇吉卽位選侍移別宮去  
事詳一燦等傳熹宗心德安言無不納安爲人剛直而  
疎又善病不能數見帝魏忠賢始進自結於安名下魏  
朝朝日夕譽忠賢安信之及安怒朝與忠賢爭客氏也  
勒朝退而忠賢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天啓元年五月帝  
命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  
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

患耶忠賢意乃決嗾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充南海子  
淨軍而以劉朝爲南海子提督使殺安劉朝者李選侍  
私閹故以移宮盜庫下獄宥出者旣至絕安食安取籬  
落中蘆蕪啗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安死三年忠賢  
遂誣東林諸人與安交通與大獄清流之禍烈矣莊烈  
帝立賜祠額曰昭忠

魏忠賢肅寧人少無賴與羣惡少博不勝爲所苦恚而  
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其後乃復姓賜名忠賢云忠賢  
自萬曆中選入官隸太監孫暹資緣入甲字庫又求爲  
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諸事魏朝朝數稱忠賢於安安



亦善遇之長孫乳媼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謂對食者也  
及忠賢入又通馬客氏遂薄朝而愛忠賢兩人深相結  
光宗崩長孫嗣立是爲熹宗忠賢客氏竝有寵未踰月  
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忠賢兄  
釗俱錦衣千戶忠賢尋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  
提督寶和二店忠賢不識字例不當入司禮以客氏故  
得之天啓元年詔賜客氏香火田叙忠賢治皇祖陵功  
御史王心一諫不聽及帝大婚御史畢佐周劉蘭請遣  
客氏出外大學士劉一燝亦言之帝戀戀不忍舍曰皇  
后幼賴媼保護俟皇祖大葬議之忠賢顧客氏逐魏朝

又忌王安持正謀殺之盡斥安名下諸閹客氏淫而狠  
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兩人  
兩人勢益張用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  
輔等爲羽翼宮中人莫敢忤旣而客氏出復召入御史  
周宗建侍郎陳邦瞻御史馬鳴起給事中侯震暘先後  
力諍俱被詰責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復言之  
竝謫外尚未指及忠賢也忠賢乃勸帝選武闈鍊火器  
爲內操密結大學士沈淮爲援又目引帝爲倡優聲伎  
狗馬射獵刑部主事劉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賴大學士  
葉向高救免初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



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爭指斥宮禁宰  
輔大臣爲言者所彈擊輒引疾避去吏部郎顧憲成講  
學東林書院海內士大夫多附之東林之名自是始既  
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盈廷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  
目之爲邪黨天啓初廢斥殆盡識者已憂其過激變生  
及忠賢勢成其黨果謀倚之以傾東林而徐大化霍維  
葉孫杰首附貴賢劉一燝及尚書周嘉謨竝爲杰劾去  
然是時葉向高韓爌方輔政鄒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  
龍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等在言路皆力  
持清議忠賢未克逞二年敘邊陵功廕忠賢弟姪錦衣

衛指揮僉事給事中惠世揚尚書王紀論沈淮交通客  
魏俱被譴去會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以時忠賢譏  
慝所致修撰文震孟太僕少卿滿朝薦相繼言之亦俱  
黜三年春引其私人魏廣微爲大學士令御史郭鞏許  
宗建一燝元標及楊漣周朝瑞等保舉熊廷弼黨邪誤  
國宗建駁鞏受忠賢指揮御史方大任助宗建攻鞏及  
忠賢皆不勝其秋詔忠賢及客氏子國興所廢錦衣官  
竝世襲兵部尚書董漢儒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交  
諫不從忠賢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恣爲威  
虐矯詔賜光宗選侍趙氏死裕妃張氏有娠客氏譖殺



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張氏娠，客氏以計墮其胎。帝由此乏嗣。他所害宮嬪、馬、貴人等大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鑑等甚衆。禁掖事祕莫詳也。是冬，兼掌東廠事。四年，給事中傅繼結、忠賢甥傅應星爲兄弟，誣奏中書汪文言竝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鎮撫獄將大行羅織。掌鎮撫劉僑受葉向高教，止坐文言。忠賢大怒，削僑籍，而以私人許顯純代。是時御史李應昇以內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忠賢乞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忠賢濫廕諫，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忠賢皆矯旨誅責。於是副都御史楊漣憤甚，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賢懼求解。

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爲剖析體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於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漣旣絀，魏大中及給事中陳良訓、許譽卿、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不許。當是時，忠賢憤甚，欲盡殺異已者。顧秉謙因陰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賢使，以次斥逐。王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未幾，工部郎中萬燦上疏刺忠賢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予杖。廷臣俱大驚。



一時罷斥者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  
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後數十人已  
又逐韓爌及兵部侍郎李邦華正人去國紛紛若振槁  
乃矯中旨召用例轉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爲太僕少  
卿呂鵬雲孫杰爲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爲給事中  
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爲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紹徽喬  
應甲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  
懋等爲之爪牙未幾復用擬成崔呈秀爲御史呈秀乃  
造天監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  
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爲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

東林黨人獻於忠賢忠賢喜於是羣小益求媚忠賢攘  
臂攻東林矣初朝臣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與熊  
廷弼獄事忠賢本無預其黨欲藉忠賢力傾諸正人遂  
相率歸忠賢稱義兒且云東林將害翁以故忠賢欲甘  
心焉御史張訥倪文煥給事中李魯生工部主事曹欽  
程等競搏擊善類爲報復而御史梁慶環復興汪文言  
獄下鎮撫司拷死許顯純具爰書同連趙南星楊漣等  
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漣及左九斗魏大中周朝  
瑞袁化中顧大章等六人至牽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  
於獄又殺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吳裕中至死又削逐尚



明史卷三十五 列傳三十五  
書李宗延張問達侍郎公鼎等五十餘人朝署一空而  
特召元詩教劉述祖等爲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於是  
忠賢之黨徧要津矣當是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  
論虛實輒糜爛戚臣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  
藏公主賜器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死中書吳懷  
賢讀楊漣疏擊節稱歎奴告之斃懷賢籍其家武弁蔣  
應陽爲廷弼訟寃立誅死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  
僇甚至剝皮封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其年敘門  
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又廕其族叔魏志德都督僉  
事擢傅應星爲左都督且旌其母而以魏良卿僉書錦

衣衛掌南鎮撫司事六年二月鹵簿大駕成廕都督僉  
事復使其黨李永貞僞爲浙江太監李實奏逮治前應  
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  
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攀龍赴水死順昌等六人  
死獄中蘇州民見順昌逮不平毆殺二校尉巡撫毛一  
鷺爲捕顏佩章等五人悉誅死刑部尚書徐兆魁治獄  
視忠賢所怒卽坐大辟又從霍維華言命顧秉謙等修  
三朝要典極意詆諸黨人惡御史徐復陽請毀請學書  
院以絕黨根御史盧承欽又請立東林黨碑海內皆屏  
息喪氣霍維華遂教忠賢冒邊功矣遼陽男子武長春



遊妓家有妄言東廠禽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  
春敵聞不獲且爲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勲詔封忠賢姪  
良卿爲肅寧伯賜宅第莊田頒錢券吏部尚書王紹徽  
請崇其先世詔贈忠賢四代如本節忠賢又矯詔遣其  
黨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收攬兵柄再敘功  
蔭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浙江巡撫潘  
汝楨奏請爲忠賢建祠倉場總督薛貞言草場火以忠  
賢救得無害於是頌功德者相繼諸祠皆自此始矣編  
修吳孔嘉與宗人吳養春有讐誘養春僕告其主隱占  
黃山養春父子瘞死忠賢遣主事呂下問評事許志吉

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殘酷知府石萬程不忍削髮  
去徽州幾亂其黨都督張體乾誣揚州知府劉鐸代李  
承恩謀釋獄結道士方景陽誣忠賢鐸竟斬又以睚眦  
怨誣新城侯子錦衣王國典論斬並黜主事徐石麟御  
史門克新誣吳人顧同寅孫文牙誅熊廷弼坐妖言律  
斬又逮侍郎王之寀斃於獄凡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  
問達何士晉程註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  
賊破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  
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自王體乾等外又  
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爲左



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  
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  
應元主殺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  
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爲呈秀輩  
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  
置死黨心思張皇后其年秋誣后大張國紀縱奴不法  
矯中宮旨冀搖后帝爲致奴法而請讓國紀忠賢未憚  
復使順天府丞劉志選御史梁慶環交發國紀罪狀並  
言后非國紀女會王體乾危言沮之乃止其冬三殿成  
李永貞周應秋奏忠賢功遂進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

時已晉肅寧侯矣亦晉寧國公食祿如魏國公例再加  
恩廕錦衣指揮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書薛鳳翔奏  
給賜第已而太監陶文奏築喜峰隘口成督師王之臣  
奏築山海城刑部尚書薛貞奏大盜王之錦獄南京修  
葺陵工竣甘鎮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  
區畫方畧忠賢又自奏五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  
所廕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  
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而擢  
崔呈秀弟疑秀爲薊鎮副總兵名器僭濫於是爲極其  
同類盡鎮薊遼山西宣大諸阨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



棟等歲時賂名馬珍玩勿絕七年春復以崔文昇總漕  
運李明道總河道胡良輔鎮天津文昇故侍光宗藥爲  
東林所攻者也海內爭望風獻詣諸督撫大吏聞鳴泰  
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德立祠洵洵若不及下及  
武夫賈豎諸無賴子亦各建祠窮極工巧攘奪民田廬  
斬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  
子以忠賢父配啓聖公初潘汝禎首上疏御史劉之待  
會彙遲一日卽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  
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章  
奏無巨細輒頌忠賢宗室若楚王華燿中書朱慎鋈勳

戚若豐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  
誠總督張我續及孫國禎張翌明郭允厚楊維和李時  
馨汪若極何廷樞楊維新陳維新陳爾翼郭如開郭希  
禹徐溶輩佞詞累牘不顧羞恥忠賢亦時加恩澤以報  
之所有疏減稱厥臣不名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  
圖票旨亦必曰朕與厥臣無敢名忠賢者山東產麒麟  
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立極等票旨云厥臣修德故仁  
獸至其誣罔若此前後賜獎救無算誥命皆擬九錫文  
是年自春及秋志賢冒款汪燒餅禽阿班友羅鍊等功  
積廕錦衣指揮使至十有七人其族孫希孔希孟希堯



希舜鵬程姻戚董芳名王選楊六奇楊祚昌皆至左右  
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官又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  
魏撫民又從錦衣改尚寶卿而忠賢志願猶未極會袁  
崇煥奏寧遠捷忠賢乃令周應秋奏封其從孫鵬翼爲  
安平伯再敘三大工功封從子良棟爲東安侯加良卿  
太師鵬翼少帥良棟太子太保因徧賚諸廷臣用呈秀  
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獨絀崇煥功不錄時鵬翼良  
棟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饗南北郊  
祭太廟於是天下皆疑忠賢竊神器矣帝性機巧好親  
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輒奏

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忠賢以是恣威  
福惟已意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鑿鼓  
鳴鑼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握刀者夾左右  
馳厨傳優伶百戲與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章奏置急  
足馳白乃下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  
顧盼未嘗及也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  
歸私第騶從赫奕照衢路望若鹵簿忠賢故駿無他長  
其黨日夜教之客氏爲內主羣凶煽虐以是毒痛海內  
七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王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  
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攻崔呈秀以嘗帝主事陸



澄原錢元慤員外郎史躬盛遂交章論忠賢帝猶未發  
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斥  
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尅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罰八  
掩邊功九賸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  
忠賢大懼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  
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賢於鳳  
陽尋命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詔  
磔其屍懸首河間答殺客氏於浣衣局魏良卿侯國典  
客光先等並棄市籍其家客氏之籍也於其家得宮女  
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爲人尤疾之崇禎二年命大學

士薛燝等定逆案始盡逐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諸  
麗逆案者日夜圖報復其後溫體仁薛國觀輩相繼柄  
政潛傾正人爲翻逆案地帝亦厭廷臣黨比復委用中  
璫而逆案中阮大鍼等卒肆毒江左至於滅亡  
王體乾李永貞涂文輔皆忠賢黨體乾昌平人柔佞深  
險熹宗初爲尚膳太監遷司禮秉筆王安之辭司禮掌  
印也體乾急謀於客魏奪之而置安於死用是一意附  
忠賢爲之盡力故事司禮掌印者位東廠上體乾避忠  
賢獨處其下故忠賢一無所忌楊漣劾忠賢疏上帝命  
體乾誦之置疏中切要語不讀漣遂得譴萬燦之死出



體乾意忠賢不識字體乾與永貞等爲之謀主遇票紅  
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及忠賢  
冒陵工殿工邊功等賞體乾永貞輩亦各磨錦衣官數  
人嘗疑選人餞受益黃願素爲錢謙益黃尊素兄弟欲  
並禁錮其阿媚忠賢如此及莊烈帝定逆案革體乾職  
籍其家永貞通州人萬曆中爲內侍犯法被繫者十八  
年光宗立得釋忠賢用事引其黨諸棟史賓等爲秉筆  
永貞入棟幕與忠賢掌班劉榮爲死友棟死黃緣得通  
於忠賢由文書房陞秉筆太監匝月五遷與體乾文輔  
及石元雅共爲忠賢心腹凡章奏入永貞等先鈐識竅

要白忠賢議行崔呈秀所獻諸錄永貞等各置小冊袖  
中遇有處分則爭出冊告曰此某錄中人也故無得免  
者永貞性貪督三殿工治信王邸所侵沒無算莊烈帝  
立永貞陽引退行十五萬金於體乾及司禮王永祚王  
本政求援三人惡其反覆首於帝永貞懼遂亡去既而  
被獲謫鳳陽尋以僞草李實奏逮至伏誅文輔初爲客  
氏子侯國興授讀諂附忠賢由司禮秉筆歷掌御馬監  
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寧安大長公主第爲解署曰戶  
工總部騶從常數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參勢燄出羣闕  
上莊烈帝立復附徐應元謫南京時有劉若愚者故隸



陳矩名下善書好學有文天啓初李永貞取入內直房  
主筆札永貞多密謀若愚心識之不敢與外廷通忠賢  
敗若愚爲楊維垣所劾充孝陵淨軍已御史劉重慶以  
李實誣高攀龍等七人事劾實實疏辨言係空印紙乃  
忠賢逼取之令永貞填書者帝驗疏墨在朱上遂誅永  
貞坐若愚大辟久之得釋若愚當忠賢時祿賜未嘗一  
及旣幽囚痛已之冤而恨體乾文輔輩之得漏網也作  
酌中志以自明凡四卷見者憐之

崔文昇者鄭貴妃宮中內侍也光宗立陞司禮秉筆掌  
御藥房時貴妃進帝美女四人帝幸焉旣而有疾文昇  
用大黃藥益劇不視朝外廷洶洶皆言文昇受貴妃指  
有異謀給事中楊漣言陛下哀毀之餘萬幾勞瘁文昇  
誤用伐藥又構造流言謂侍御蠱惑損陛下令名陛下  
奈何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然構造之說漣疑文昇誤用  
藥故爲此以圖卸罪其實出於文昇果否未知也未幾  
光宗服鴻臚丞李可灼紅丸遂崩言者交攻可灼及閣  
臣方從哲惟御史鄭宗周等直指文昇給事中魏大中  
言文昇之惡不下張差御史吳牲亦謂其罪浮可灼下  
廷議可灼論戍吏昇謫南京及忠賢用事召文昇總督  
漕運兼管河道莊烈帝卽位召回御史吳煥復劾之疏



甫上文昇卽結同黨伏宮門號哭聲撤御座帝大怒前  
其黨皆杖一百充孝陵淨軍

張彞憲莊烈帝朝司禮太監也帝初卽位鑒魏忠賢禍  
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旣而廷臣競門戶兵  
敗餉絀不能贖一策乃思復用近侍崇禎四年九月遣  
王應朝等監視關寧又遣王坤宣府劉文忠大同劉允  
中山西監視軍馬而以彞憲有心計令鈞校戶工二部  
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爲之建署名曰戶工總理其權視  
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焉給事中宋可久馮元熈等十餘  
人論諫不納吏部尚書閔洪學率朝臣具公疏爭帝曰

苟羣臣殫心爲國朕何事乎內臣衆莫敢對南京侍郎  
呂維祺疏責輔臣不能匡救禮部侍郎李孫宸亦以召  
對力諫俱不聽彞憲遂按行兩部踞尚書上命郎中以  
下謁見工部侍郎高弘圖不爲下抗疏乞歸削籍去彞  
憲益驕縱故勒邊鎮軍器不發管盛甲主事孫肇與恐  
稽滯軍事因劾其悞國帝命回奏罪至造成主事金鉉  
周鏞皆以諫斥去工部尚書周士樸以不赴彞憲期被  
詰問罷去是時中璫勢復大振王坤至宣府甫踰月卽  
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落良機職命坤按治給事中魏  
呈澗爭之亦謫外坤性狂躁敢言朝中大吏有欲倚之



相傾擠者於是坤抗疏劾修撰陳于泰謂其盜竊科名  
語侵周延儒給事中傅朝佐言坤妄干彈劾之權且其  
文詞練達機鋒挑激必有陰邪險人主之其意指溫體  
仁帝置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內臣舉動幾  
於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一問至於身被彈擊猶忍  
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備責延儒欲以動帝帝怒  
削其籍時帝方一意用內臣故言者多得罪至八年八  
月始下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內侍今兵制麤立  
軍餉稍清盡撤監視總理又明年命熈憲守備南京尋  
死然帝卒用高起潛輩典兵監鎮馴至開關延賊遂底

滅亡

高起潛在內侍中以知兵稱帝委任之五年命偕其儕  
呂直督諸將征孔有德於登州明年凱旋時流賊大熾  
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爲內中軍分  
八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名曰監軍在邊鎮  
者悉名監視而起潛得監視寧錦諸軍已而諸監多侵  
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爲之下緣是皆  
無功八年盡撤諸鎮內臣惟起潛監視如故九年七月  
復遣太監李輔國許進忠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孫惟  
武劉元斌防馬水河時兵部尚書張鳳翼出督援軍宣



大總督梁廷棟亦引兵南特命起潛爲總監給金三萬  
賞功牌千以司禮大璫張雲漢韓贊周副之然起潛實  
未嘗決一戰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潛行部視  
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  
國疏爭被黜旣而與兵部尚書楊嗣昌比致宣大總督  
盧象昇孤軍戰歿又匿不言狀人多疾之十七年李自  
成將犯闕帝復命起潛監寧前諸軍而以杜勳領宣府  
勳至鎮卽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忽傳旨云  
杜勳罵賊殉難予廕祠蓋爲內臣蒙蔽也未幾勳從賊  
至自成設黃幄坐廣寧門外秦晉二王左右席地坐勳

侍其下呼城上請入見守城諸璫繼之上同入大內盛  
稱賊勢動帝自爲計左右請留之勳曰不返則二王危  
乃縱之出復繼下語守城諸璫曰吾曹富貴固在也俄  
而城陷諸璫皆降及賊敗將遁乃下令盡逐內豎無貴  
賤老弱皆號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門賊遂捆載  
其金帛珠寶西去初內臣奉命守城已有異志令士卒  
皆持白楊杖朱其外貫鐵環於端使有聲格擊則折至  
是賊卽以其杖驅焉廣寧門之啓或曰太監曹化淳獻  
之或曰化淳實守東直門而化淳入  
國朝上疏奏辨甚力時倉卒莫能明也起潛赴寧前中



道棄關走福王召爲京營提督後亦降於我

大清

王承恩太監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禮秉筆太監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關帝命承恩提督京營是時事勢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賊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門承恩見賊坎牆急發礮擊之連燒數人而諸璫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內官備親征夜分內城陷天將曙帝崩於壽皇亭承恩卽自縊其下福王時諡忠愍本朝賜地六十畝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側方正化山東人崇禎時爲司禮太監十五年冬畿輔被

兵命總監保定軍務有全城功已而撤還十七年二月復命出鎮正化頓首辭帝不許又頓首曰如此行萬無能爲不過一死報主恩爾帝亦垂涕遣之旣至與同知邵宗元等登陴共守有請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亂諸公好爲之及城陷擊殺數十人賊問若爲誰厲聲曰我總監方公也賊攢刀所殺之其從奄皆死時內臣殉難者更有故司禮掌印太監高時明司禮秉筆太監李鳳翔提督諸監局太監褚憲章張國元四人督東廠太監王之心家最富旣降賊勒其貲拷死南渡時建旌忠祠祀諸死難者以王承恩爲正祀內臣正化等附祀而之心







身婦寺淫刑痛毒快其惡正醜直之私衣冠填於狴犴  
善類殞於刀鋸迄乎惡貫滿盈亟伸憲典刑書所麗迹  
穢簡編而遺孽餘燼終以覆國莊烈帝之定逆案也以  
其事付大學士韓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賢不過一人  
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痛乎哉患  
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誠無所窮極也今錄自焦芳張  
絲以下迄天啟朝為閹黨列傳用垂鑒誠其以功名表  
見或晚節自蓋如王驥王越楊維垣張捷之徒則仍別  
見焉

焦芳 劉宇

張綵 韓一

顧秉謙 魏廣微等

崔呈秀 吳淳夫等

劉志選 梁夢環等

曹欽程 石三畏等

王紹徽 周應秋

霍維華 徐大化等

閻鳴泰

賈繼春

田爾耕 許顯純

焦芳泌陽人天順八年進士大學士李賢以同鄉故引  
為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滿九年考當遷學士或語大  
學士萬安不學如芳亦學士乎芳聞大恚曰是必彭華  
問我也我不學士且刺華長安道中華懼言于安乃准  
芳侍講學士先是詔纂文華大訓進講東宮其書皆華



等所爲芳恥不與每進講故摘其疵揚言衆中翰林尚  
文采獨芳麤陋無學識性陰很動輒議訕人咸畏避之  
尹旻之罷也芳與其子龍相比謫桂陽州同知芳知出  
華安二人指銜次骨弘治初移霍州知州擢四川提學  
調湖廣未幾遷南京右通政以憂歸服闋授太常  
少卿兼侍講學士尋擢禮部右侍郎怨劉健尼已日於  
衆中嫚罵健判牒不可意卽引筆抹去不關白尚書俄  
改吏部轉左侍郎馬文升爲尚書芳輒加姍侮陰結言  
官使抨擊素所不快及在已上者又上言禦邊四事以  
希進用爲謝遷所抑尤憾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以遷

及華故肆口詬罵芳旣積忤廷臣復銳進乃深結閣宦  
以自固日夜謀逐健遷代其位正德初戶部尚書韓文  
言會計不足廷議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芳知左  
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况縣官耶諺云  
無錢揀故紙今天下通租匿稅何限不是檢索而但云  
損上何也武宗聞之大喜會文升去遂擢爲吏部尚書  
韓文將率九卿劾劉瑾疏當首吏部以告芳芳陰洩其  
謀於瑾瑾遂逐文及健遷輩而芳以本官兼文淵閣大  
學士入閣輔政累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居內閣數年  
瑾濁亂海內變置成法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



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裁闕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路瑾者先賂芳子黃中亦傲很不學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爲置二甲首芳不悅言於瑾徑授翰林檢討俄進編修芳以黃中故時時詈東陽瑾聞之曰黃中昨在我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瑾怒翰林官傲已欲盡出之外爲張綵勸沮及修孝宗實錄成瑾又持前議綵復力沮而芳父子與檢討段貝輩教瑾以擴充政事爲名乃盡出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於部曹有可應詔舉懷材抱德之士以餘姚人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四人名上瑾以禮等皆遷鄉人而詔草出健因下

四人詔獄欲併逮健遷東陽方解之芳厲聲曰縱貴其罪不當除名耶乃黜健遷爲民而榜逐餘姚人之爲京官者滿刺加使臣亞劉本江西萬安人名蕭明舉以罪叛入其國與其國人端亞智等來朝旣又謀入淳泥國索寶且殺亞智等事聞方下所司勘奏芳卽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致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併案耶乃止芳深惡南人每退



一南人輒喜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  
可爲相圖進瑾其總裁孝宗實錄若何喬新彭韶謝遷  
皆肆誣詆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誰如我直者始張綵爲  
郎時芳力薦以悅瑾覘其爲奸利比綵爲尚書芳父子  
薦入無虛日綵時有同異遂有隙而段貝見瑾醜綵芳  
勢稍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數於衆中斥  
芳父子芳不得已乃乞歸黃中句閣廕以侍讀隨父還  
瑾收給事御史交劾削其官黜黃中爲民久之芳使黃  
中齎金寶遺權貴上章求滿雪復官爲吏科所駁於是  
吏部覆奏請械繫黃中法司以彰天討黃中狼狽遁走

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郡大盜趙鑑入必陽火之發罕  
多得其藏金乃盡掘其先人塚墓雜燒以牛馬骨求芳  
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樹拔劍斫其首使羣盜糜之  
曰吾爲天子誅此賊鑑後臨刑歎曰吾不能手刃焦芳  
父子以謝天下死有餘恨瑾從子二漢當死亦曰吾死  
固當第吾家所爲皆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我處極刑  
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芳父子竟良死劉宇字至大鈞  
州人成化八年進士由知縣入爲御史坐事謫累遷山  
東按察使弘治中以大學士劉健薦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大同召爲左副都御史正德改元吏部尚書馬文升



薦之進右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宇初撫大  
同私市善馬賂權要兵部尚書劉大夏因孝宗召見詰  
及之帝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宇厚賂琪爲之抵諱  
後大夏再召對帝曰健薦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  
人豈可用哉由是知內閣亦未可盡信也宇聞以大夏  
不爲已地深憾之劉瑾用事宇介焦芳以結瑾二年正  
月八爲左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宇緣其意請救箱制  
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以爲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  
百金字首以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尋轉兵  
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子仁應殿試求一甲不得厚賄瑾

內批授庶吉士踰年遷編修時許進爲吏部尚書宇讒  
於瑾遂代其位而曹元代宇爲兵部宇在兵部時賄賂  
狼籍及爲吏部權歸選郎張綵而文吏贈遺又不若武  
弁嘗悒悒歎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後瑾欲用綵代  
宇乃令宇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宇宴瑾閣中極驩  
大喜過望明日將入閣辦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  
可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踰年瑾誅科道交章劾  
奏削官致仕子仁黜爲民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柔  
佞滑稽不修士行舉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正  
德二年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分守中官張昭奉



命捕虎豹元以軍士出境搜捕恐啟邊釁止疏請止不  
從改撫陝西踰年召爲兵部右侍郎轉左尋代宇爲尚  
書兼督國營加太子少保將校遷除皆惟瑾命元所入  
亦不貴五年拜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元與劉瑾  
有連自瑾侍東宮卽與相結及瑾得志遂資緣讎至卿  
相然瑣瑣無能在閣中飲酒諧謔而已瑾敗元卽日上  
疏請罪詞極哀詔許致仕言官交劾黜爲民元無子病  
中自作墓志歎曰我死誰銘我者當劉瑾時廷臣黨附  
者甚衆瑾誅言官交劾內閣則焦芳劉宇黃元尚書則  
吏部張綏戶部劉幾兵部王敞刑部劉璟工部畢亨

京戶部張深禮部朱恩刑部劉纓工部李善侍郎則吏  
部柴昇李瀚前戶部韓福禮部李遜學兵部陸完陳震  
刑部張子麟工部崔巖夏昂胡諒南京禮部常麟工部  
張志淳都察院則副都御史楊綸僉都御史蕭選巡撫  
則順天劉聰應天魏訥宣府楊武保定徐以貞大同張  
禴淮揚屈直兩廣林廷選操江王彥奇前總督文貴馬  
炳然大理寺則卿張綸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張檜通政  
司則通政吳欽王雲鳳參議張龍太常則少卿楊廷儀  
劉介尚寶卿則吳世忠丞屈銓府尹則陳良器府丞則  
石祿翰林則侍讀焦黃中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



吳吏部郎則王九思王納誨給事中則李憲段豸御史  
則薛鳳鳴朱袞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周琳其他郎署  
監司又十餘人於是綵論死福謫戊元恩震聰訥武恬  
介黃中海仁憲鳳鳴鍾除名亨昂閒住善巖詩志淳綸  
直彥奇良器哲致仕選以貞論中孚龍祿銓昃多袞紀  
琳九思納誨謫外朝署為清  
憲律安定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吏部主事歷文選司郎  
中綵議論便利善伺權貴指初矯節微聲譽尚書馬文  
升等皆愛之給事中劉蕡嘗劾其顛倒選法數事文升  
悉為辯析且譽其聰明剛正為上下所推服詔令辦事

如故綵即五疏移疾去文升固留不得時論稱之越數  
日給事中李樹薦綵有將畧楊一清總制三邊亦薦綵  
自代而惟諾以綵與劉瑾同鄉力薦於瑾瑾欲致之因  
者令病過期不赴者斥為民綵乃就道既見瑾高冠飾  
衣貌自若修偉鬚眉蔚然詞辯泉湧瑾大敬愛執手移  
時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時文選郎劉永已遷通  
政次當驗封郎石確疏既入瑾令尚書許進追原疏以  
綵易之綵自是一意事瑾瑾惡進不附已綵因媒蘖去  
進以劉宇代之子雖為尚書銓政率由綵多不關白宇  
即白宇宇必溫言降接綵抱案立語宇俯復不敢當居



文選半載擢左僉都御史與戶部右侍郎韓鼎同廷謝  
鼎老拜起不如儀爲谷大用張永輩所竊笑瑾方慚而  
綵丰采英毅大用等皆稱羨瑾乃喜越二日罷鼎而綵  
踰年超拜吏部右侍郎鼎合水人弘治時爲給事中負  
直聲後遷右通政治水安平有勞績以通政使家居至  
是爲瑾所引復挫歸遂失其素望瑾欲大貴綵乃命劉  
宇入內閣以綵代之一年中自郎署長六卿僚友守官  
如故咸惴惴白事尚書前綵厲色無所假借尋加太子  
少保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見綵故徐  
徐來直入瑾小閣款款而出始揖衆人衆以是益畏綵

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爲老者凡所言瑾無不  
從因不特考察內外官糾摘嚴急問一用薄罰而諸司  
臺諫譴辱日甚變亂舊格賄賂肆行海內金帛奇貨相  
望塗巷間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其鄉人也娶妾美  
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日子何以報我介皇恐  
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  
妾輿載而去又聞平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  
史張禴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得論減綵旣銜瑾恩  
見瑾擅權久貪言無厭天下怨之因乘間說曰公亦知  
賄入所自乎非盜官帑卽剝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



者未十一而怨悉歸公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會御史  
胡節巡按山東還厚遺瑾瑾發之捕節下獄少監李宣  
侍郎張鸞指揮同知趙良按事福建還餽瑾白金二萬  
瑾疏納金於官而按三人罪其他因賄得禍者甚衆苛  
歛之害爲少衰中外或稱綵能導瑾爲善矣及瑾伏誅  
綵以交結近侍論死遇赦當免改擬同瑾謀反瘐死獄  
中仍剝屍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韓福者西安前衛  
人也成化十七年進士爲御史按宣府大同數條奏軍  
民利病邊人悅之弘治中遷大名知府奸盜屏跡道不  
拾遺政績爲畿輔冠以卓異舉遷浙江左參政病免武

宗立言官交薦召爲大理右少卿正德二年以右僉都  
御史督蘓松糧儲未幾召入爲右副都御史坐累下詔  
獄獄上劉瑾以同鄉故立命出之召與語大悅卽用爲  
戶部左侍郎福故強幹吏所在著能聲至是受挫爲瑾  
所拔擢遂精心事瑾爲効力瑾亦時召與謀委寄亞於  
綵會湖廣以缺餉告命兼僉都御史往理之瑾喜操切  
福希指益務爲嚴苛湖廣民租自弘治改元後逋六百  
餘萬石皆遇災蠲免福欲追徵之効所司催科不力自  
巡撫鄭時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舉朝駭愕戶部尚書  
劉璣等議如福言瑾忽怒福取詔旨報曰湖廣軍民困



敵朕甚憫之福任意苛斂甚不稱朕意令自劾吏部舉  
堪代者以聞福引罪求罷乃召還四年復命覈遼東屯  
田福性故刻深所攜同知劉玉等又奉行過當軍士不  
能堪焚掠將吏及諸大姓家守臣發帑撫慰之亂始定  
給事中徐仁等極論之瑾迫公議勒福致任明年瑾敗  
籍其貲則福在湖廣時所餽白金數十萬兩封識宛然  
遂遣戍固原李憲岐山人爲吏科給事中諂事瑾每率  
衆請事於瑾盛氣獨前自號六科都給事中時袖白金  
示同列曰此劉公所遺也瑾敗虞禍及亦劾瑾六事瑾  
在獄笑曰李憲亦劾我乎卒坐除名張龍順天人官行

人邪媚無賴與壽寧侯通譜系因得交諸中人貴戚恃  
勢奪人田宅正德三年夤緣爲兵科給事中出覈遼東  
軍餉得腐豆四石請逮問監守諸臣罰郎中徐璉以下  
米三百石有差瑾以爲能擢通政參議瑾敗謫知灤州  
後又結朱寧爲父起嘉興同知遷登州知府言官彈射  
無虛月與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陳達右參  
議孫清並貪殘天下目爲四害龍朝覲入都中旨擢右  
通政爲寧通中外賄所乾沒不貲後以私取賄爲寧所  
覺斥逐之嘉靖初下獄論死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累官禮



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天啟元年晉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事二年魏忠賢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賢於  
是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及魏廣微率先諂附霍維華孫  
杰之徒從而和之明年春秉謙廣微遂與朱國禎朱延  
禧俱入參機務廣微南樂人侍郎允貞子也萬曆三十  
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南京禮部侍郎忠賢用事以同  
鄉同姓潛結之遂召拜禮部尚書至是與秉謙俱以原  
官兼東閣大學士七月秉謙晉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十  
一月晉少保太子太傅五年正月晉少傅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改建極殿九月晉少師秉謙爲人庸劣無恥而

廣微陰狡趙南星與其父允貞友善嘗歎曰見泉無子  
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聞之恨刺骨既柄政二及南星  
門閹人辭不見廣微怫然曰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  
也益恨南星楊漣之劾忠賢二十四罪也忠賢懼屬廣  
微爲調旨一如忠賢意而秉謙以漣疏有門生宰相語  
怒甚會孟冬饗廟且頒朔廣微偃蹇後至給事中魏大  
中御史李應昇連劾之廣微益憤遂決意傾善類與秉  
謙謀盡逐諸正人點綴紳便覽一冊若葉向高韓爌何  
如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  
龍喬允升李邦華鄭三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



周宗建李應昇等百餘人自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奄人王朝用進之俾據是爲黜陟忠賢得內閣爲羽翼勢益張秉謙廣微亦曲奉忠賢若奴役然葉向高韓爌相繼罷何宗彥卒秉謙遂爲首輔自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傾害忠直皆秉謙票擬三朝要典之作秉謙爲總裁復擬御製序冠其首欲用是鉗天下口朝廷有一舉動輒擬旨歸美忠賢褒贊不已廣微以札通忠賢發其函曰內閣家報時稱曰外魏公先是內閣調旨惟出首輔一人餘但參議論而已廣微欲擅柄謀之忠賢令衆

輔分任政權始分後遂沿爲故事楊漣等六人之逮也廣微實與其謀秉謙調嚴旨五日一追比尚書崔景榮懼其立死杖下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爲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爲卿寺之佐縱使賊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豈可逐日嚴刑令鎮撫追賊乎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須與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賊官守安在勿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宗之制將朝政日亂與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而忠賢怒已不可解乃具疏乞休不許居兩月矯詔切責廷臣中言朕



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蓋卽指廣微疏語廣微益懼丐秉謙爲解忠賢意少釋然廣微卒不自安復一疏乞休六年九月許之去廣微先已加少保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至是復加少傅太子太師廕子中書舍人賜白金百坐蟒一綵幣四表裏乘傳行人護歸典禮優渥猶用前好故也居二年卒於家贈太傅恤典如制秉謙票擬事等惟周順昌李應昇等下詔獄秉謙請付法司毋令死非其罪內臣出鎮秉謙撰上諭已復與丁紹軾請罷一

事微有執爭馮銓旣入閣同黨中日夜交軋羣小亦各有所左右秉謙不自安屢疏乞休後廣微一年致仕去崇禎元年爲言官祖重舉徐尚勳汪應元所糾命削籍已坐交結近侍入逆案中論徙三年贖爲民二年崑山氏積怨秉謙聚衆焚掠其家秉謙年八十倉皇竄漁舟得免乃獻窖藏銀四萬於朝寄居他縣以死廣微亦追論削奪列逆案遣戍中自秉謙廣微當國政歸忠賢其後入黨者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之屬皆依媚取容名麗逆案黃立極字中五元城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累官少詹事禮部侍郎天啟五年八月忠賢以同鄉故擢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丁紹軾周如磐馮銓並參  
機務時魏廣微顧秉謙皆以附忠賢居政府未幾廣微  
去如磐卒明年夏紹軾亦卒銓罷其秋施鳳來張瑞圖  
李國楫入已而秉謙乞歸立極遂爲首輔施鳳來平湖  
人張瑞圖晉江人皆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鳳來殿試第  
二瑞圖第三同授編修同積官少詹事兼禮部侍郎同  
以禮部尚書入閣鳳來素無節槩以和柔媚於世瑞圖  
會試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  
於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賢生祠碑文多其手書莊烈帝  
卽位山陰監生胡煥猷劾立極鳳來瑞圖國楫等身居

揆席漫無主持甚至顧命之重臣斃於詔獄五等之爵  
尚公之尊加於閹寺而生祠碑頌靡所不至律以逢奸  
之罪夫復何辭帝爲除煥猷名下吏立極等內不自安  
各上疏求罷帝猶優詔報之十一月立極乞休去來宗  
道楊景辰並入閣鳳來爲首輔御史羅元賓復疏糾鳳  
來瑞圖俱告歸宗道蕭山人立極同年進士累官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以本官兼內閣大學士預機務宗道官  
禮部時爲崔呈秀父請卹典中有在天之靈語編修倪  
元璐屢疏爭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  
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云景辰瑞圖同縣人萬曆



四十二年進士積官吏部右侍郎與宗道同人閣官翰林時爲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又三疏頌忠賢及朝局已變乃請燬要典給事御史交劾之與宗道同日罷其後定逆案瑞圖宗道初不與莊烈帝詰之韓爌等對無實狀帝曰瑞圖爲忠賢書碑宗道稱呈秀父在天之靈非實狀耶乃以瑞圖宗道與顧秉謙馮銓等坐贖徒爲民而立極鳳來景辰落職閒住

崔呈秀薊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天啟初擢御史巡按淮揚卑污狡獪不修士行見東林勢方盛將出都力薦李三才求入其黨東林拒不納在淮揚贖私

狼籍霍邱知縣鄭延祚貪將劾之以千金賄免延祚知其易與再行千金卽薦之其行事多類此四年九月還朝高攀龍爲都御史盡發其貪污狀吏部尚書趙南星議戍之詔革職候勘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哀言攀龍南星皆東林挾私排陷復叩頭涕泣乞爲養子當是時忠賢爲廷臣交攻憤甚方思得外廷爲助涿州人馮銓少年官侍從家居與熊廷弼有隙遺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忠賢冀假事端傾陷諸害己者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明年正月給事中李恒茂爲呈秀訟寃中旨卽言呈秀被誣復其官呈秀乃首



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許弘綱等而再疏請令京官自陳由是清流多屏斥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闕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語以間進同志諸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令忠賢懸以黜陟善類爲一空暮夜乞憐者莫不緣呈秀以進蠅集蟻附其門如市累擢工部右侍郎並兼御史督工如故御史田景新言侍郎兼御史非便請改僉都御史從之忠賢嘗修鄉縣肅寧城呈秀首上疏稱美六年二月復疏頌忠賢督工功請賜敕獎論末言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干譏萬罵臣固甘之疏出朝野轟笑閣臣顧秉謙

董撰敕八百餘言褒忠賢極口揚詡前代九錫文不能過也自是中外章疏無不頌忠賢功德者矣時方勅三朝要典呈秀疏陳要典之源追論並封妖書之藩三事凡離衛光宗者悉加醜詆忠賢悅宣付史館其年七月進本部尚書十月皇極殿成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母死不奔喪奪情視事呈秀負忠賢寵嗜利彌甚朝士多拜爲門下士以通於忠賢其不附已及勢位相軋者輒使其黨排去之時有五虎之目以呈秀爲魁諸所傾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深畏之子鐸不能文屬考官孫之獬獲鄉薦用其弟凝秀爲浙江總兵官女



夫張元芳爲吏部主事妾弟優入蕭惟中爲密雲參將  
所司皆不敢違明年八月冒寧錦功加太子太傅俄叙  
三殿功加少傅世廕錦衣指揮僉事其月遷兵部尚書  
仍兼左都御史並縮兩篆握兵權憲紀出入烜赫勢傾  
朝野無何熹宗崩廷臣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  
甚急廷臣相顧愕眙呈秀入見忠賢密謀久之語祕不  
得聞或言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莊烈帝  
卽位其黨知忠賢必敗內相攜副都御史楊所修首請  
允呈秀守制御史楊維垣賈繼春相繼力攻呈秀乞罷  
帝猶慰留章三上溫旨令乘傳歸已而言者劾呈秀及

工部尚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副都  
御史李夔龍號稱五虎宜肆市朝詔逮治籍其貲時忠  
賢已死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羅諸奇異珍寶呼酒痛飲  
盡一卮卽擲壞之飲已自縊詔戮其屍子鐸除名弟凝  
秀遣戍後定逆案以呈秀爲首淳夫晉江人萬曆二十  
八年進士歷官陝西僉事以京察罷五年夤緣起兵部  
郎中與文煥吉夔龍並由呈秀進爲忠賢義子大學士  
馮銓釋褐十三年登宰輔爲忠賢所暱呈秀妬之淳夫  
卽爲攻銓六年冬擢太僕少卿視職方事旋擢太僕卿  
歷工部添注右侍郎冒寧錦及三殿功累進工部尚書



加太子太傅歲中六遷至極品倪文煥江都人由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視南城山東多大猾事發則走匿京師參政王維章數牒文煥文煥納其賄反劾罷維章嘗誤撻皇城守卒爲中官所糾大懼走謁呈秀求救遂引人忠賢幕爲鷹犬首勅兵部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吏部員外郎周順昌林梓橋再劾戶部侍郎孫居相御史夏之令及故吏部尚書崔景榮吏部尚書李宗延等數十人輕者削奪重者拷死呈秀首頌忠賢文煥卽繼之出按畿輔爲忠賢建三祠河南道缺掌印官呈秀爲帝缺待文煥至越十餘人任之冒寧錦殿功加太僕卿

掌道如故尋改太常卿忠賢敗文煥懼乞終養歸田吉者故城人萬曆三十八年廷對懷挾罰三科以縣佐錄用已補試由知縣歷兵部郎中六年冬遷淮揚參議取中旨擢太常少卿視職方事明年擢太常卿未匝歲連擢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諸逆黨超擢未有如吉者李夔龍福建南安人由進士歷吏部主事被劾罷去天啟五年夔緣復官進郎中專承呈秀指引用邪人以媚忠賢擢太常少卿仍署選事尋遷左僉都御史三殿成進左副都御史莊烈帝嗣位淳夫文煥言夔龍並以上林典簿樊維城戶部員外郎王守履言逮治論死方忠



賢敗時莊烈帝納廷臣言將定從逆案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爲目且曰內侍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侍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異任怨耳閔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永光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沐同事於是案名羅列無脫遺者崇禎二年三月上之帝爲詔書頒示天下首逆

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冽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侯李承祚都督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鬱乾結交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徵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張謫都督郭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爲民者大學士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



書王紹徽郭允寬張我續曹爾禎孟紹虞馮嘉會李春  
畧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養德  
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尚書黃運  
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  
交結近侍減等革職附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  
親屬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案既定其黨日謀更  
翻王永光溫體仁陰主之帝持之堅不能動其後張捷  
薦呂純如被劾去唐世濟薦霍維華福建巡按應喜臣  
薦部內閒住通政使周維京罪至謫戍其黨乃不敢言  
福王時阮大鍼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於是大僕少

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陞郭如闇御史周昌晉  
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參政虞大復輩相繼而起  
國亡乃止  
劉志選慈谿人萬曆中與葉向高同舉進士授刑部主  
事偕同官劉復初李懋檜爭鄭貴妃王恭妃冊封事後  
懋檜因給事中邵庶請禁諸曹言事抗疏力爭貶一秩  
志選言陛下謫懋檜使人箝口結舌蒙蔽耳目非國家  
福也帝怒謫福寧州判官稍遷合肥知縣以大計罷歸  
家居三十年光宗熹宗相繼立諸建言得罪者盡起志  
選獨以計典不獲與會向高赴召道杭州志選與遊宴



彌月還朝用爲南京工部主事進郎中時已七十餘嗜  
進彌銳上疏追論紅丸極詆孫慎行不道魏忠賢喜天  
啟五年九月召爲尚寶少卿在道復力攻慎行遂并及  
向高忠賢益喜出兩疏宣史館明年擢順天府丞冬十  
月遂上疏劾張國紀國紀者后父也忠賢忌后賢明欲  
傾之會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并其黨  
七十餘人忠賢疑出國紀及被逐諸人手邵輔忠孫杰  
謀因此興大獄盡殺東林諸人而借國紀以搖中宮事  
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  
敢承志選戚家人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竟上之極論

國紀罪而未言母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蓋前  
有死囚孫二言張后已所生非國紀女也疏上事叵測  
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后爲故司禮劉克敬  
所選忠賢遷怒克敬謫發鳳陽縊殺之未幾志選疏頌  
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卽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  
何以加焉洵游夏無能贊一詞者因力詆王之寀孫慎  
行楊漣左光斗而極譽劉廷元岳駿聲黃克纘徐景濂  
范濟世賈繼春井及傅樾陳九疇且言慷慨憂時力障  
狂瀾於旣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  
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於不日者廠臣也當增入簡端



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之案宜正典刑慎行宜加謫戍  
忠賢大悅於是駿聲等超擢之案被逮慎行遣戍悉如  
志選言七年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年熹宗崩忠  
賢敗言官交劾詔削籍後定逆案律無傾搖國母文坐  
子罵母律與梁夢環并論死志選先自經夢環廣東順  
德人舉進士歷官御史父事忠賢與汪文言獄殺楊漣  
等出巡山海關會寧遠敘功崔呈秀不獲與夢環力敘  
其賢勞遂進侍郎劾熊廷弼乾沒軍資十七萬廷弼已  
死家益破志選之劾國紀也忠賢意未逞夢環偵知之  
七年二月馳疏極論國紀罪且故詰丹山藍田一語冀

傾后顧事重忠賢亦不能驟行而國紀竟勒還籍夢環  
建祠祀忠賢三疏頌功德寧錦之役復稱忠賢德被四  
方勲高百代於是有安平之封夢環擢太僕卿又劉詔  
者杞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盧龍知縣天啟二年  
超擢山東僉事七年代閻鳴泰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尋  
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詔嗜利無恥父事忠賢釋褐  
九年驟至極品建四祠祀忠賢忠賢改僅罷官聽勘御  
史高弘圖言傾危社稷搖動宮闈如詔及劉志選梁夢  
環三賊者罪實浮於五虎五彪而天討未加且詔建祠  
薊州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歲及聞先帝彌留



詔卽整兵三千易置將領用崔呈秀所親蕭惟中主郵騎直接都門此其意何爲由是三人皆被逮論死邵輔忠定海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爲工部郎中首劾李三才貪險假橫四大罪尋謝病去久之起故官天啓五年附忠賢驟遷至兵部尚書視侍郎事著奸黨攻擊正人多其所主使七年三月護桂王之藩衡州加太子太保還朝時事已變移疾歸尋麗逆案贖徒爲民孫杰錢塘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官刑科右給事中以附忠賢劾劉一燝周嘉謨爲清議所棄出爲江西參議引疾歸忠賢召爲大理丞累擢工部右侍郎大學士馮銓由李魯

生李蕃擁戴爲首輔素與崔呈秀暱而杰與霍維華以呈秀最得忠賢懽欲令入閣謀之吳淳夫等先擊去銓又恐王紹徽爲吏部不肯推呈秀令袁鯨疏攻紹徽而龔萃肅上閣臣內外兼用疏以堅之自是魯生蕃與杰等分途其黨日相軋矣杰官亦至尚書加少保忠賢誅杰被劾罷名麗逆案贖徒三年輔忠杰本謀搖中宮而事發於志選夢環故得輕論云

曹欽程江西德化人舉進士授吳江知縣賊汚狼籍以淫刑博強項聲巡撫周起元劾之貶秩改順天教授調國子助教諂附汪文言得爲工部主事及文言敗欽程



力擠之由座主馮銓父事魏忠賢爲十狗之一銓欲害  
御史張慎言周宗建令李魯生草疏屬欽程上之因及  
李應昇黃尊素而薦魯生及傅樾陳九疇張訥李蕃李  
恒茂梁夢環輩十餘人慎言等四人竝削籍欽程於羣  
小中尤無恥日夜走忠賢門卑諂無所不至同類頗衆  
稱之欽程顧驕衆人以忠賢親已給事中吳國華劾之  
忠賢怒除國華名欽程益得志給事中楊所修緣忠賢  
指力薦其賢遂由員外郎擢太僕少卿後忠賢亦厭之  
六年正月爲給事中潘士聞所劾忠賢責以敗羣削其  
籍瀕行猶頓首忠賢前曰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

忘絮泣而去忠賢誅入逆案首等論死繫獄久之家人  
不復饋食欽程掠他囚餘食日醉飽李自成陷京師欽  
程首破獄出降自成敗隨之西走不知所終福王時定  
從賊案欽程復列首等當忠賢盛時其黨爭搏擊清流  
獻諂希寵最著者石三畏張訥盧承欽門克新劉徽智  
鋌三畏交河人知文登曹二縣大著貪聲以御史陳九  
疇薦得行取趙南星秉銓出爲王府長史故事外吏行  
取無爲王官者三畏以是大恨及忠賢得志三畏諂附  
之遂授御史首劾都給事中劉弘化護熊廷弼太僕卿  
吳炯黨顧憲成兩人獲嚴譴追論京察三變力詆李三



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汴湯北京王宗賢顧憲成胡忻王  
元翰王淑抃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等  
十五人而薦喬應甲徐兆魁等十三人於是三才等生  
者除名死者追奪已極論三案請以其疏付史館而劾  
禮部侍郎周炳謨南京尚書沈微烱大理丞張廷拱三  
人亦獲譴三畏爲忠賢十孩兒之一又倚呈秀爲薦主  
鍛成楊左之獄咆哮特甚一日赴戚畹宴魏良卿在焉  
三畏醉誤令優人演劉瑾酗酒一劇忠賢聞大怒削籍  
歸忠賢亟借忤旨名起故官爲南京御史朱純所劾罷  
去訥閣中人山行人擢御史承忠賢指首劾趙南星十

大罪并及御史王允成吏部郎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  
忠賢大喜立除南星等名且令再奏乃羅織兵部侍郎  
李邦華湖廣巡撫孫鼎相舊給事中毛士龍魏大中光  
祿少卿史記事等十七人誣以賄南星得官諸人並獲  
罪尋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  
從吾余懋衡孫慎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亦坐  
削奪復劾罷江西巡撫韓光祜訥爲忠賢鷹犬前後搏  
擊用力多忠賢深德之用其兄太僕少卿樸至南京戶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樸官宣大總督爲忠賢建四祠兒  
弟竝入逆案承欽餘姚人由中書舍人擢御史首劾罷



戶部侍郎孫居相等因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忠賢大喜敕所司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承欽官至太僕少卿卒克新汝陽人由青州推官擢御史劾右庶子葉燦光祿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倚傍門戶且請速誅熊廷弼忠賢大喜立傳旨行刑以閣臣固爭乃令俟秋後而除燦等名御史吳裕中廷弼姻也憤曰廷弼已死人何必疏促

與克新絕逆黨由此銜之廷弼之禍大學士丁紹軾有力焉馮銓因使人嗾裕中劾紹軾而先報忠賢曰裕中必爲廷弼報讐裕中疏上遂命於午門杖之百昇至家死魏廣微將謝政克新言廣微砥柱狂瀾厥功甚偉宜錫之溫綸優以禮數以是稍失忠賢意太倉人孫文牙與同里武進士顧同寅嘗客廷弼死文牙爲詩誄之同寅題尺牘亦有追惜語爲邏卒所獲克新遽以誹謗聞兩人遂棄市連及同郡編修陳仁錫故修撰文震孟竝削籍克新尋巡按山東崇禎初引疾去巖清苑人由臨淮知縣擢御史陳朝輔劾馮銓巖出疏繼之且



日臣與銓同鄉痛惡羣小之悞銓不忍銓坐失燕趙本色聞者笑之出督遼餉乾沒不貲初梁夢環巡關誣熊廷弼侵盜軍貲十七萬徽言廷弼原領帑金三十萬茫無所歸其家貲不下百萬而僅以十七萬還公家何以申國法因誣給事中劉弘化毛士龍御史樊尚燦房可壯贓賄事忠賢喜削弘化等籍敕所司徵廷弼贓等加徽太僕少卿先後頌忠賢至十一疏忠賢敗被劾回籍銓元氏人舉鄉試受業趙南星門授知縣由魏廣微通於忠賢得擢御史遂疏詆南星爲元惡先後劾罷禮部侍郎徐光啟等銓以乙榜起家欲得忠賢歡搏擊彌銳

忠賢大喜加太僕少卿以憂歸崇禎初禮部主事喬若震劾銓及陳九疇張訥爲魏廣微爪牙詔奪職後與三畏訥承欽克新徽竝入逆案訥遣戍三畏等論徒當忠賢橫時宵小希進干寵皆陷善類以自媒始所擊皆東林也其後凡所欲去者悉誣以東林而逐之自四年十月迄熹宗崩斃詔獄者十餘人下獄謫戍者數十人削奪者三百餘人他革職貶黜者不可勝計

王紹徽咸寧人尚書用賓從孫也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鄒平知縣擢戶科給事中居官強執頗以清操聞湯賓尹號召黨與圖柄用吏部尚書孫丕揚以紹徽其



門生用年例出爲山東參議紹徽辭疾不就泰昌時起  
通政參議遷太僕少卿被劾引疾尋以拾遺罷天啟四  
年冬魏忠賢既逐去左光斗卽召紹徽代爲左僉都御  
史明年六月進左副都御史尋進戶部侍郎督倉場甫  
視事改左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書忠賢爲從子良  
卿求世封紹徽卽爲奏請良卿封伯請推崇其三世紹  
徽亦議如其言至忠賢遣內臣出鎮紹徽乃偕同官陳  
四不可王恭廠朝天宮並災紹徽言誅罰過多忤忠賢  
意得譙讓已復上言四方多事九邊缺饟難免催科乞  
定分數寬年限以緩急之宜付撫按正殿旣成兩殿宜

緩請敕工部裁省織造瓷器者冗費用佐大工奸黨削  
除已盡恐藏禍蓄怨反受中傷逮繫重刑加於封疆顯  
過三案巨奸則人心悅服餘宜少寬貸復忤忠賢意初  
紹徽在萬曆朝素以排擊東林爲其黨所推故忠賢首  
用居要地紹徽傲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爲點  
將錄獻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爲忠賢所喜旣而奸黨  
轉盛後進者求速化妬諸人妨已擬次第逐之孫杰乃  
謀使崔呈秀入閣先擊去紹徽令御史袁鯨張文熙誅  
紹徽朋比鯨再疏列其鬻官穢狀遂落紹徽職而以周  
應秋代逆案旣定紹徽削籍論徒應秋金壇人萬曆中



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生平無持操天啟三年避東林謝病去明年冬魏忠賢起爲南京刑部左侍郎五年召拜刑部添註尚書時忠賢廣樹私人悉餌以顯爵故兩京大僚多添註尋改左都御史家善烹飪每魏良卿過進豚蹄留飲良卿大歡時號煨蹄總憲明年七月代紹徽爲吏部尚書與文選郎李夔龍鬻官分賄清流未盡逐者應秋毛舉細故削奪無虛日忠賢門下有十狗應秋其首也冒三殿功屢加太子太師初楊漣等拷死應秋夜半叩戶語其館客曰天眼開楊漣左光斗死矣莊烈帝嗣位被劾歸已入逆案遣戍死弟維持天啟中爲御

史請刊黨籍盡燬天下書院俄劾兵部尚書趙彥等竝削籍以兄應秋在位引嫌歸崇禎初起按浙江被劾罷兄弟竝麗逆案  
霍維華東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金壇知縣徵授兵科給事中天啟元年六月中官王安當掌司禮監印辭疾居外邸冀得溫旨卽視事安與魏忠賢有隙奄人陸蓋臣者維華內弟也偵知之以告維華故與忠賢同郡交好遂乘機劾安忠賢輒矯旨殺之劉一燝周嘉謨咸惡維華用年例出爲陝西僉事其同官孫杰言維華三月兵垣無過失一燝嘉謨仰王安鼻息故擯於外忠



賢大喜立逐兩人而維華亦以外艱歸四年冬朝事大變南京御史呂鵬雲以外轉請告忠賢傳旨令與被察徐大化年例外轉孫杰俱擢京卿維華及王志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竝復故官維華得刑科諸爲趙南星斥者競起用事維華益銳意攻東林劾罷御史劉璞南京御史涂世業黃公輔萬言揚追論三案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而譽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請改光宗實錄宜其疏史館忠賢立傳旨削一燝等五人籍逮之寀免李可灼成

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卿嗣美以下悉起用實錄更撰而以閣臣言免一燝等罪尋言總督張我續宜罪尚書趙彥宜去御史方震孺不宜逮韓敬宜復官湯賓尹宜雪忤忠賢意傳旨譴責之五年冬擢太僕少卿明年擢本寺卿尋擢兵部右侍郎署部事每陳奏必頌忠賢七年延綏奏捷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千戶寧錦敘功進兵部尚書視侍郎事廕子如之俄敘三殿功加太子太保維華性險邪與崔呈秀爲忠賢謀主所親爲近侍宮禁事皆預知因進仙方靈露飲帝初甚甘之已漸厭及得疾體腫忠賢頗以咎維華維華甚懼而慮有後患欲



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寧錦恩命讓功袁崇煥乞以已  
應授之忠賢覺其意降旨頗厲無何熹宗崩忠賢敗維  
華與楊維垣等彌縫百方其年十月以兵部尚書協理  
戎政崇禎改元附瑞者多罷去維華自如遼東督師王  
之臣免代者袁崇煥未至維華謀行邊自固帝已可之  
給事中顏繼祖極論其罪言維華狡人也瑞熾則借瑞  
瑞敗則攻瑞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速而陽爲救者亦  
維華也以一給事中三年瀝至尚書無敘不及有資必  
加卽維華亦難以自解乃寢前命頃之言者踵至維華  
乃引退逆案既定維華戍徐州氣勢猶盛七年駱馬湖

於維華言於治河尚書劉榮嗣請自宿遷抵徐州穿渠  
二百餘里引黃河水通漕冀敘功復職榮嗣然其計費  
金錢五十餘萬工不成下獄論死維華意乃沮九年邊  
事急都御史唐世濟薦維華邊才至下獄遣戍維華遂  
憂憤死福王時楊維垣翻逆案爲維華等訟寃章下吏  
部尚書張捷重述三朝舊事力稱維華等忠追賜卹典  
贈廕祭葬諡全者維華及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紹  
吉徐景濂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范濟世二  
人贈官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宣岳駿聲三人復官不賜  
卹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



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陸澄源名不麗逆案而  
爲清議所抑者亦賜卹有差徐大化會稽人家京師由  
庶吉士改御史以京察貶官再起再貶至工部主事孫  
丕揚典京察坐不謹落職故事大計斥退官無復起者  
萬曆末羣邪用事文選郎陸卿榮破例起之天啟初虞  
遷刑部員外郎結魏忠賢劉朝爲之謀主給事中周朝  
瑞劾其奸貪御史張新詔抉其閭房之隱大化頗憐沮  
已承要人指力詆熊廷弼及廷弼入關又請遠誅與朝  
瑞相訐尚書王紀劾罷之尋復權察典削職四年冬中  
旨起大理丞益與魏廣微比助忠賢爲虐疏薦邵輔處

宗文陸卿榮郭鞏等十三人卽召用俄遷少卿左僉  
都御史楊漣等之下獄也大化獻策於忠賢曰彼但坐  
移宮罪則無賊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  
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悅從之由是諸人皆不免尋進左  
副都御史歷工部左右侍郎皇極殿成加尚書貪恣無  
忌忠賢亦厭之七年四月那移金錢事發遂勒閒住後  
入逆案戍死李蕃日照人與李曾生皆萬曆四十一年  
進士蕃由廬江知縣入爲御史曾生亦方居垣中皆爲  
魏忠賢心腹孫承宗請入朝蕃以王敦李懷光爲比承  
宗遂還鎮朱國禎富國不爲忠賢所喜蕃希指劾去之



明史卷三十三 列傳 三十三  
同官排擊忠良多其代草始與魯生詣事魏廣微廣微  
敗改事馮銓銓寵衰又改事崔呈秀時號兩人爲四姓  
奴出督畿輔學政建祠天津河間真定呼忠賢九千歲  
加太僕卿視御史事忠賢敗被劾罷魯生霑化人知邢  
臺邯鄲儀封祥符四縣擢兵科給事申由座右廣微通  
於忠賢卑汚奸險常參密謀周起元劾朱童蒙魯生希  
忠賢指攻罷起元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爲憂魯生獨上  
言執中者帝用中者土旨不從中出而誰出舉朝大駭  
內閣缺人詔舉老成幹濟者馮銓資淺年未及四十魯  
生蕃欲令人閣魯生遂上言成卽爲老而非必老乎年

幹乃稱濟而卽有濟於國銓果柄用時有十孩兒之號  
魯生其一也嘗薦阮大鍼陳爾翼張素養李嵩張捷輩  
十一人悉其私黨疏詆家居大學士韓爌削其籍主事  
呂下問治徽州吳養春獄株累者數百家知府石萬程  
不能堪棄官去魯生反劾罷萬程遷左給事中典試湖  
廣發策詬楊漣因歷詆屈原宋玉等旨寧錦功進太僕  
少卿葺烈帝卽位魯生知禍及疏請免漣等追贓給事  
申汪始亨顧繼祖御史張三謨交章發其奸始罷去御  
史汪應元再劾之乃削籍又有李恒茂者邢臺人爲禮  
科給事中薦呈秀復官與深相得劾罷侍郎扶克儉大



僕少卿孫之益太常少卿莊欽鄰皆不附忠賢者也恒茂魯生蕃日走吏兵二部交通請託時人爲之語曰官要起問三李後忽與呈秀交惡削籍歸忠賢敗起故官爲御史鄒毓祚劾罷逆案既定魯生遣戍蕃恒茂贖徒爲民

閻鳴泰清苑人萬曆中進士除戶部主事屢遷遼東參政拾遺被劾罷歸久之起僉事分巡遼海開原既失經略熊廷弼遣撫瀋陽半道慟哭而返尋託疾謝歸天啟二年起故官監軍山海關旋進副使受知孫承宗屢疏推薦而鳴泰實無才略工諂佞以虛詞罔上而已其年

八月廷推鳴泰遼東經略會承宗自請督師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自王化貞棄地後巡撫罷不設至是承宗以重臣當關事權獨操鳴泰不能有所爲明年五月復移疾去家居三年魏忠賢竊柄鳴泰潛結之用御史智鋌薦召爲兵部右侍郎六年正月寧遠告警畿輔震驚內閣顧秉謙等以順天巡撫吳中偉非禦侮才薦鳴泰代之未幾代王之臣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寧遠敘功進本部尚書以繕修山海關城進太子太傅尋召還協理戎政敘錦州功加少保三殿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熹宗崩代崔呈秀爲兵部尚書鳴泰出忠賢再起專



事詔諛每陳邊事必頌功德於薊遼建生祠多至七所  
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卽天心向順語聞者咋舌崇禎  
初爲言者劾罷後廢逆案遣戍死生祠之建始於潞汝  
禎汝禎巡撫浙江狗機戶請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聞  
於朝詔賜名普德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其年十月  
孝陵衛指揮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總督張  
樸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張素養建之宣府大同  
應天巡撫毛一鷺巡按王珙建之虎邱二月鳴泰與順  
天巡撫劉誥巡按倪文煥建之景忠山宣大總督樸大  
同巡撫王黠巡按養素又建之大同三月鳴泰與詔文

煥巡按御史梁夢環建之西協密雲了髻山又建之昌  
平通州太僕寺卿何宗聖建之房山四月鳴泰與巡撫  
袁崇煥又建之寧前宣大總督樸山西巡撫曹爾禎巡  
按劉弘光又建之五臺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  
工部郎中曾國禎建之盧溝橋五月通政司經歷孫如  
冽順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門外巡撫朱童蒙建之  
延綏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銜  
等建之順天戶部主事張化愚建之崇文門武清侯李  
誠銘建之藥王廟保定侯梁世勳建之五軍營大教場  
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建之蓬萊閣寧海院



督餉尚書黃運泰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順  
天巡按文煥建之河間天津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  
奇謨建之開封上林監丞張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  
三署博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錦衣衛六月總漕  
尚書郭尚友建之淮安是月順天巡按盧承欽山東巡  
按黃憲卿順天巡按卓邁七月長蘆巡鹽龔萃肅淮揚  
巡鹽許其孝應天巡按宋禎漢陝西巡按莊謙各建之  
所部八月總河李從心總漕尚友山東巡撫精白巡按  
黃憲卿巡漕何可及建之濟寧湖廣巡撫姚宗文鄖陽  
撫治梁應澤湖廣巡按溫臯謨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

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撫胡廷晏巡按謙袁鯨建之固  
原大白山楚王華奎建之高觀山山西巡撫牟志夔巡  
按李燦然劉弘光建之河東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  
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筭開封之建祠也  
至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參政周鏘  
祥符知縣季寓庸恣爲之巡撫增光俛首而已鏘與魏  
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猶抵書良卿爲忠賢設滌金像  
而都城數十里間祠宇相望有建之內城東街者工部  
郎中葉憲祖竊歎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士偶能起立  
乎忠賢聞卽削其籍上林一苑至建四祠童蒙建祠延



明史卷三十一 及傳 三  
綏用琉璃瓦詔建祠薊州金像用冕旒凡疏詞掄揚一  
如頌聖稱以堯天帝德至聖至神而閣臣輒以駢語褒  
荅中外若響應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  
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已諸像前祝稱某事賴九千  
歲扶植稽首謝某月荷九千歲拔擢又稽首謝還就班  
復稽首如初禮運泰請以遊擊一人守祠後建祠者必  
守其孝等方建祠揚州將上梁而熹宗哀詔至旣哭臨  
釋縗易吉相率往拜監生陸萬齡至謂孔子作春秋忠  
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  
與先聖並尊司業朱之後輒爲舉行會熹宗崩乃止而

華奎誠銘輩以藩王之尊威曉之貴亦獻諂希恩祝釐  
恐後最後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毀周程三賢祠益其  
地醫濟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熹宗已崩莊烈  
帝且閔且笑忠賢覺其意具疏偽辭帝輒報允無何忠  
賢誅諸祠悉廢凡建祠者槩入逆案云

賈繼春新鄉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知臨汾任邱二  
縣入爲御史李選侍移曦鸞宮一時頗逼迫然故無恙  
也繼春聽流言上書內閣方從哲等畧言新君御極首  
導以違忤先皇逼逐庶母通國痛心昔孝宗不問昭德  
先皇優遇鄭妃何不輔上取法且先皇孺留面以選侍



諭諸臣而玉體未寒愛妾莫保忝為臣子夫獨何心給事中周朝瑞駁之繼春再揭謂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至稱選侍為未亡人楊漣乃上移宮始末疏謂宸宮未定先帝之社稷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宸居已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聖主如天之度臣所以請移宮者如此而蜚語謂選侍踉蹌徒跣屢欲自裁皇妹失所投井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帝於是宣敕數百言極言選侍無狀嚴責廷臣黨庇時繼春出按江西便道旋里馳疏自明上書之故中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涓旁落語王安激帝怒嚴旨切責令陳狀於是

御史張慎言高弘圖連章為求寬帝益怒下廷臣雜議尚書周嘉謨等言臣等意陛下篤念聖母不能忘選侍及誦敕諭知聖心自體恤而繼春誤聽風聞慎言等又連疏瀆奏然意本無他罪當宥未報御史王大年張捷周宗達劉廷宣給事中王志道倪思輝等交章論救給事御史復合詞為請諸閣臣又於講筵救之乃停慎言弘圖大年俸宥志道等既而繼春回奏詞甚哀且隱雉經入井二語帝嚴旨窮詰令再陳嘉謨等復力救帝不許繼春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風聞乃除名永錮時天啟元年四月也其後言者屢請召還帝皆不納四年冬



魏忠賢既逐楊漣等卽以中旨召復官至則重述移宮事極言漣與左光斗目無先皇罪不容死且漣因傅櫬發汪文言事知禍及故上劾內疏先發制人天地祖宗所必殛而止坐納賄結黨則漣等當死之罪未大暴天下官速定爰書布中外昭史冊使後世知朝廷之罪漣等以不道無人臣禮也疏娓娓數百言且請用楊所修言亟修三朝要典忠賢大喜莊烈帝卽位繼春方督學南畿知忠賢必敗馳疏劾崔呈秀及尚書田吉順天巡撫單明詡副都御史李夔龍羣小始自貳旋由太常少卿進左僉都御史與霍維華輩力扼正人崇禎改元五

月給事中劉斯球極言其反覆善幻乃自引歸已楊漣予之易疏評之詔削籍初繼春以移宮事詆漣結王安圖封拜後見公議直漣畏漣嚮用俛首乞和聲言疏非己意還朝則極詆漣及忠賢極又極譽高弘圖之救漣且薦韓爌倪元璐以求容於清議帝定逆案繼春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持論亦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爲真小人遂引交結近侍律坐徒三年自恨死田爾耕任邱人兵部尚書樂孫也用祖廕積官至左都督天啟四年十月代駱思恭掌錦衣衛事狡黠陰賊與魏良卿爲莫逆交魏忠賢斥逐東林數興大獄爾耕廣





布偵卒羅織平人鍛鍊嚴酷入獄者卒不得出宵人希進者多緣以達於忠賢良卿復左右之言無不納朝士輻輳其門魏廣微亦與締姻時有大兒田爾耕之謠又與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有五虎之號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廕錦衣世職者數人歲時賞賚不可勝紀顯純等加官亦如之忠賢敗言者交劾下吏論死崇禎元年六月與顯純竝伏誅顯純定興人駙馬都尉從誠孫也舉武會試擢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天啟四年劉僑掌鎮撫司治汪文言獄失忠賢指得罪以顯純代之顯純畧曉文學性殘酷大獄頗興毒刑鍛鍊楊漣左光

斗周順昌黃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餘人皆死其手諸人供狀皆顯純自為之每讞鞠忠賢必遣人坐其後謂之聽記其人偶不至卽袖手不敢問應元大興人市井無賴充校尉冒緝捕功積官至錦衣指揮雲鶴霸州人爲東廠理刑官寰吳縣人隸籍錦衣爲東司理刑凡顯純殺人事皆應元等共爲之而寰爲田爾耕心腹及顯純論死法司止當應元雲鶴寰後定逆案三人竝論死寰先死戍所

明史卷三百六終







